

# 淺析三蘇祠館藏明《馬券》碑及 蘇軾贈馬立券緣由

劉宇飛

**內容提要：**三蘇祠館藏明代《馬券》碑現存2石，上刻有蘇軾的文、蘇轍的詩和黃庭堅的跋，雖然許多字迹已經剝落模糊，但《馬券》正文部分仍較為清晰，跋文一部分可辨，能夠進行整體辨識。《馬券》碑是三蘇祠傳承延綿的重要實物見證，承載着“三蘇故居”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碑文記載蘇軾贈馬給李廌的史實，本文嘗試分析蘇軾“贈馬立券”的緣由，以及從中體現的蘇軾對晚輩的關心提攜和他們之間深厚的師生情誼。

**關鍵詞：**《馬券》碑；蘇軾；李廌；寫作緣由；深厚情誼

三蘇祠是宋代大文豪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的故居，自元代改宅為祠，已有近700年的歷史。明代重修的祠堂在明末毀於兵燹，僅存“五碑一鐘”，而《馬券》碑就是其中之一。《馬券》碑的具體立、刻時間不詳，碑長1.1米，寬0.5米，目前陳列於三蘇祠博物館祠堂區的碑廊內，是三蘇祠最重要的碑刻之一。

## 一、碑文

館藏《馬券》碑文分為：蘇軾馬券正文、蘇轍馬券和詩、黃庭堅馬券跋文三部分。三人從不同的切入點講述了蘇軾“贈馬立券”的故事，他們描述整個事件也各有側重，這為我們分析《馬券》寫作緣由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蘇軾《馬券》正文：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軾書。

蘇轍《馬券》和詩：

《次韻李彥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詩

方叔別子瞻，館於東齋。將行，子瞻以賜馬贈之。方叔作詩，次韻奉和：轍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敝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黃庭堅《馬券》跋文：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馬，其所從來寵甚，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廄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痛癢者從旁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祐四年十月甲寅 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蘇軾在《馬券》正文中講述了他贈馬給李廌，以及他寫下此券的原因，其中不乏十分幽默的言語。蘇轍在次韻詩中描寫了李廌生活比較困窘的現狀以及蘇軾給予的幫助，他還寬慰李廌現在雖然不得志，但通過自己的奮鬥，最終會名聲在外。黃庭堅在所題的跋文中先說御賜的天馬嬌貴，東坡將其照顧得十分好，再說李廌窮困不能負擔，最後讓想要得此馬的義士慷慨解囊，花大價錢將馬與馬券都買下，以資助生活困難的李廌。

## 二、“贈馬立券”的緣由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四月，蘇軾即將出知杭州，臨行前贈給自己學生李廌御馬一匹，鄭重其事地寫下馬券，并號召自己身邊的人來論談此事<sup>①</sup>。蘇軾贈馬給李廌，寫下馬券并非是一件孤立、突發、無迹可尋的事件，而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 （一）深厚的師生情誼

蘇軾與李廌的父親是同榜進士，這在當時是一種較為親近的“同年關係”，李廌六歲而

① 孔凡禮：《三蘇年譜》卷四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5頁。

孤，但自小學刻苦，蘇軾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曾經讚嘆他“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sup>①</sup>。李廌是“蘇門六君子”中與蘇軾往來書信最多的一位，與其他五人書信的總和相當，達到了書 2 封、信 17 封，其中 4 封是蘇軾在“烏臺詩案”被貶黃州期間寫下的。李廌不顧當時十分不利的政治環境，親身前往黃州跟隨蘇軾學習，蘇軾十分珍惜這種患難中的真情，因此對李廌是十分的重視和感念<sup>②</sup>。蘇軾在寫給李廌的書信中時常流露出此類真情實感，“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何時得回合，惟萬萬自重”<sup>③</sup>。蘇軾在與李廌的交游中言傳身教，在日常生活、學問探討、人情世故、文名仕途等方面有頗多關懷與指點<sup>④</sup>。

蘇軾一方面善於發現李廌的優點，肯定其在學問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對他文章出彩出眾的方面不吝讚美，“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豐容雋壯，甚可貴也。有問如此，何憂不達”“惠示古賦今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sup>⑤</sup>；另一方面蘇軾對待李廌存在的一些問題與不足時，既循循善誘，又不乏在言辭中體現嚴師的一面。李廌在做學問和為人處世出現不足時，他都毫不隱晦地點出，悉心教導，“深願足下為禮儀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sup>⑥</sup>。

李廌因為年少家貧，家中父祖數輩去世後沒有名人為其作墓志，就未有安葬，因此在元祐元年（1086）多次請求蘇軾作墓志、行表，想借此張揚祖輩名聲，達到宣揚自己的目的<sup>⑦</sup>。蘇軾在感念李廌孝心深切的同時，也多次表達自己“某從來不獨不書不作銘、志”“行表既與墓志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某所不敢作者，非獨銘、志而已，至於詩賦贊詠之類，但涉文字者，舉不敢下筆也”，並舉例“司徒文子問於思子”和“晉溫嶠”，他教育李廌沒有名人作銘、志，就不安葬父輩，是於禮不合的，李廌也遵從教誨就此作罷。李廌在感受到蘇軾對自己真情實意的關懷後，對蘇軾是愈發的推崇和敬重，在文章詩賦中多有溢美之詞，蘇軾認為“細思所以得患過者，皆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因此，讓李廌去除文辭中過多的華麗溢美，為人處世低調，這樣纔能對學問和仕途有所幫助。

蘇軾對李廌的感情是純粹而複雜的，對李廌的不倦教誨和關愛是一種十分長久穩定的純粹情感，對李廌的教育方式能夠隨事而變，不拘一格，又能夠就事論事，堅守原則。李廌對蘇軾一直都是充滿敬意，雖然老師有時要求嚴苛，或有微詞，但他始終保持謙遜、遵從的態

①（元）脫脫等：《宋史》卷四四四《李廌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

② 喻世華：《論蘇軾的為師之道——以李廌為例》，《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哲學版）》2012年第30卷第2期。

③ 張志烈、馬德福、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卷五十三《答李方叔十七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1頁。

④ 祁琛雲：《蘇軾李廌師友關係論析》，《青島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26卷第3期。

⑤ 張志烈、馬德福、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卷四十九《答李方叔書》，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36頁。

⑥ 同上，第5298頁。

⑦ 彭文良：《蘇軾與李廌交游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30卷第2期。

度，蘇軾多次貶謫去歸他都自發隨行，也由此用實際行動表明自己尊師重道的心意。兩人深厚的感情是蘇軾選擇臨別贈御馬給李廌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雖然他在《馬券》中用詞幽默，但却是飽含了對自己學生的殷切期盼和真誠的祝福，希望他能够仕途順暢，早日出人頭地，換得更好的良駒。

## （二）設法為李廌揚名

李廌從小的學習和游學環境都不是太好，這導致他的交友圈子較小，文名不顯，因而他十分苦惱識人太少，無人舉薦，在當時這對讀書人的成長、學問的精研提升和仕途的通暢都是十分不利的。李廌跟隨蘇軾學習後，自己想方設法地去認識各類名人雅士，借此宣揚文名，擴大在文人雅士圈子裏的影響，為人仕做準備，於是多次請求蘇軾為其父輩作墓志、仵表。蘇軾雖然拒絕了李廌的一些請求，但是他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李廌擴大交際圈，主要是通過介紹相熟的文人給李廌認識或是將李廌舉薦給熟悉的人，除“蘇門四學士”、蘇氏兄弟外，李廌通過蘇軾直接或間接的結識了一大批較為有名的文人。

范鎮，字景仁，蘇軾受困於“烏臺詩案”時，曾設法論救，他與蘇軾關係很是緊密。李廌在聽從蘇軾的勸告安葬父祖之後，范鎮為其作了墓表，并稱贊了他的行為，後來范鎮卒，李廌作有《范蜀公挽詩十章》。

范祖禹，字淳夫，范鎮從孫，曾和蘇軾一同向朝廷舉薦過李廌。李廌在《師友談記》中有談到蘇軾對范祖禹的高度評價，“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眼見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李廌在范祖禹門下游學數年，“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在李廌年少急於求取功名時，蘇軾教誨他“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范祖禹也對其言“士未為臣，進退裕也。他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sup>①</sup>。此外，范、李二人還有許多詩文唱和，如有名的《長沙貓筍唱和詩》，講述了李廌得友人饋筍，他再將筍贈給范祖禹，范祖禹便作詩贈他，李廌隨即次韻和之，秦觀聽說了也來作詩和之的雅事。

李之儀，字端叔，號姑溪居士。他在為李廌遺編《濟南集》撰序中寫到“吾宗方叔，初未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sup>②</sup>，可見李之儀與李廌也是通過蘇軾相識。蘇軾贈馬給李廌，李之儀寫賀詩《賀李方叔得眉山玉堂賜馬公自書券》，在詩中他講述了蘇軾贈馬給李廌的經過，讚揚東坡的做法，鼓勵并祝賀李廌<sup>③</sup>。二李交往較為密切，李之儀十分欣賞李廌的文采，形容李廌的詩文“讀之如泛長江，溯秋月，直欲拿雲上漢，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目”。他們之間還有頗多來往唱和詩，如《和李端叔大夫從參寥子游許昌西湖十絕》《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絕》等。

李昭玘，字成季，他十分仰慕蘇軾，與蘇軾交往略晚於“蘇門四學士”，在蘇軾被貶黃

①（宋）李廌：《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4頁。

②（宋）李之儀：《永樂大典》第22537卷《濟南月岩集序》，中華書局，1960年版。

③（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2頁。

州時投身蘇門，他與蘇軾在學問上交流探討甚多，蘇軾對他評價非常高，在回復李昭玘的信中寫到讀其作品“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深淺矣”<sup>①</sup>。他們之間的書信唱和也較多，李昭玘有《雪堂詩寄子瞻》《負日軒》等，蘇軾則有《答李昭玘書》《與李昭玘一首》等。蘇軾在《與李昭玘一首》中寫道“近有李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李豸”即李廌，蘇軾在書信中對李廌才華評價很高，並極力將他介紹給李昭玘認識，可以看出蘇軾對兩人自身的學問水準、品性道德等都比較認可。出於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蘇軾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擴大彼此的交際圈，多與水準較高的文人雅士交流，以提升自己的水準素養。

王適，字子立，蘇軾侄婿。元豐四年（1081），王適途經黃州赴徐州參加秋試，恰巧李廌也要參加這次考試，因此蘇軾便寫信向李廌介紹王適的基本情況，“其人可與講論，詞學德性，皆過人也”，並讓他們在考試的時候相互認識，“或場屋相見”。蘇軾在信中還向李廌介紹了王適的弟弟王適，稱讚其“亦不甚相遠”，提及了王齊愈“王文甫已與簡，令持前所留奉納矣”。

趙令時，字德麟，燕懿王玄孫。蘇軾愛其才能，舉薦他人朝。李廌通過蘇軾結識了趙令時，李廌詩歌中與趙令時相關的有 10 餘首，可見二人關係匪淺。兩人從游唱和頗多，他們的許多唱和詩也流傳了下來，如《德麟自南邑至鄴相會作詩次其韻》《同德麟仲寶過謝公定酌酒賞菊以悲哉秋之為氣》《同仲寶風雨中過德麟留宿以夜未央為韻分得未》《曉至長湖戲贈德麟》《趙德麟中秋生日》等。

李廌與蘇門其他人也交往，彼此間的唱和甚多，蘇軾也時常拿蘇門其他人與李廌作比較，認為他們是同樣的優秀，有才華，李廌没能考取功名，不過是暫時的時運不濟，如“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李廌想要憑藉自己的能力，在文人圈中打響自己的名聲是十分的困難。而在當時，響亮的文名是得到文壇認可、獲取功名的捷徑。李廌在元祐三年（1088）科考再次失敗，此時他更是需要博得響亮的文名，為下次科考重整旗鼓，做好準備。蘇軾有鑒於此，也是想方設法地為李廌創造宣傳文名的機會，但又不能突破自己的原則。因此，他選擇了“贈馬立券”的方式，再次將李廌廣而告之，以此提攜，合情合理合乎原則地去為他揚名。

### （三）“言傳身教”的贈物

李廌的物質生活條件不好，蘇軾時常有贈物給他的做法。李廌曾多次拜訪老師，蘇軾也毫無保留地講授學問，為李廌解疑答惑，並在他臨別時贈物，作鼓勵他的詩文，對他進行一番教誨。蘇軾在學問、物質、為人等多方面對學生進行關懷，這種無微不至的教育方式對李廌的影響很大，使得他終身都對老師充滿了敬意。

蘇軾被貶黃州期間，李廌來訪求學，此時的蘇軾無論是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都不好。蘇

<sup>①</sup> 楊勝寬：《李昭玘與蘇軾交游考述》，《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軾在黃州作有《豬肉頌》：“洗淨鑊，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一方面，蘇軾作為一個“美食家”，善於發現別人不在意的美味食材，加上自己的創新做法，從而創造出一道新的美食；另一方面，詩中“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等句子也說明當時主流的其他肉類蘇軾是不能長期消費的，只有另闢蹊徑去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說明他的生活條件並不是很好。李廌“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葺其事。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蘇軾作為師長，在自己經濟不寬裕的情況下，對其仍然有物質上的幫助，還有詩文歌賦上的精神勉勵。

李廌父親去世未安葬，蘇軾作了《李憲仲哀詞》。他在詩序中提到，“廌自陽翟來見”“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陽羨，以絹十匹、絲兩百為贈。辭之不可，乃以遺廌”。蘇軾剛剛收到友人不可推辭的重禮，在自己學生需要幫助時毫不猶豫，且沒有任何保留地全部贈送給李廌。蘇軾在詩中也稱讚李廌“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他如此大氣的做法，以及在學問上對李廌的認同和鼓勵，讓原本浮躁、急於求成的李廌逐漸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並嘗試着去改變。李廌後來便沉心靜氣，專注努力做學問，“自昔二三名卿相知外，八年未嘗一謁貴人。”

元祐三年（1088），蘇軾知貢舉，黃庭堅為參詳官，大多人都以為李廌參加此次考試定能高中，但他最終仍然落榜。蘇軾在《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中表達自己十分自責，並寬慰李廌，認為他有真才實學，將來肯定會考中。黃庭堅次韻蘇軾詩，講到李廌的實力是夠了，此次未中，只是運氣不好，下次再考便是。幾個月後，蘇軾即將出守杭州，“贈馬立券”便是他給李廌的臨別贈物。從《馬券》內容來看，是蘇軾將自己所得御馬贈送給李廌，但是怕李廌獲得更好的馬，將此馬賣掉，為了讓馬賣出高價，所以寫下了此券。從蘇轍和黃庭堅附和此事的詩文中，可以得知李廌的生活條件依舊不好，似乎他真有可能會將此馬賣掉。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李廌得到天子御馬是一件無上榮幸的事，加上又是老師蘇軾贈送，雖然他目前生活困頓，但大概是不會將此馬給賣掉。那他們為何又讓李廌考慮換馬、賣馬呢？因為此時，李廌可能還沉浸在科考失利的傷痛中，蘇軾、黃庭堅和李之儀等想要鼓勵他繼續努力做學問，不可再消沉下去，所以選擇了輕鬆幽默的語氣來描述此事。在《馬券》及附和的詩文中也包含了幾人對李廌的祝福和鼓勵，因為假使李廌真的換馬，肯定也是換得更好的馬，那時他肯定已經功成名就了。因此，無論蘇軾和黃庭堅如何鄭重其事地講李廌將如何如何賣馬，並不是真的讓他將馬賣掉，應該是師生同門間的幽默和最衷心的期盼。

### 三、結語

三蘇祠博物館所藏的《馬券》碑，既是蘇軾和李廌故事的講述者，更是傳統文化中優秀師生關係在這個時代的承載物。區別於一般的書籍，斑駁的古代碑刻，能讓閱讀者感受到二人深厚的情誼是經歷千年時空的磨洗，更加充滿說服力，直面這種歷史的厚重感，也會讓人肅然起敬。

蘇軾和李廌之間的情誼是隨着他們交往越來越多，相互愈發瞭解而加深的，在這個過程中二人的緊密程度，早已超脫一般的師生關係。蘇軾作為長輩和老師，一直堅持自己的原則，對待李廌是寬嚴并濟。他在學問上為李廌解疑答惑，在物質條件上傾囊相助，在為人品德上更是言傳身教，身體力行地詮釋“為人師表”四個字。李廌作為晚輩和學生，尊師重道，終其一生對蘇軾都是十分的崇拜。他在得知蘇軾去世時悲痛萬分，寫下了“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sup>①</sup>這篇飽含深情的祭文也成為對蘇軾的千古至評。李廌一生都勤勉好學，在求學入仕的道路上經歷了很多波折，中年選擇絕進取意終身不仕，但這并未能阻礙他繼續潛心進學，李廌作為“蘇門六君子”之一，文名得到了世人的認可，并被後人傳頌稱道。

作者單位：眉山市三蘇祠博物館

<sup>①</sup> 吳雪濤、吳劍琴：《蘇軾交游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8頁。